

杨梅的故事

□谢良宏

夏至杨梅红，一年一度的杨梅季节又来到了。
杨梅古称木九子，又名圣僧梅、朱红、树梅等。《本草纲目》记载：其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

杨梅树姿优美，四季常绿，为典型的雌雄异株植物，少有雌雄同株、同枝或同穗。杨梅雄花穗为复柔荑花序，雌花穗为总状花序。民谣有“杨梅开花无人见，石榴结籽在里面”，更有甚者：杨梅开花(农历)三十夜，俗人不可见，见者必遭眼瞎之报应。其实，因一般园地杨梅雄树稀有，而雌树花小且无芳香，故不易被人发觉。江浙一带，杨梅雌花一般于3月底开花，有两柱犹如小女孩的羊角辫子，初时呈白色，后呈鲜红色，花谢时则呈紫红色。

这小小果子，因有范蠡和西施，也变得旖旎舞动起来。据说二千多年前，江南各地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决定隐居山野，永不为政。在勾践一次庆功筵席上，范蠡带着西施悄悄离开了都城。他们遇河拾桥，逢山觅路，不久来到会稽山里。范蠡觉得此地虽然渺无人烟，但山上有果木，山下有清泉，是个立足安身的好地方。于是伐木为梁，割茅为瓦，住了下来。初到山野，他俩来不及开垦种植，只得上山采摘野果充饥。时值夏至，山上虽有满山野果伸手可得，却使人酸得掉牙、涩得麻舌。西施吃得皱眉捧心，苦不堪言，范蠡则心急如焚。可怜这位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大夫，有计谋可退敌，却无计改变野果酸涩难咽之味。无奈之下，他发疯似的摇着一棵棵果树，直摇得满手是血。这时西施闻声上山，看到范蠡手上殷红的鲜血往下滴，心疼得失声痛哭，泪珠滴在被鲜血染红的果实上。许是范蠡的虔诚感动了上苍，这时，染血的野果一下子颗颗变得水灵灵了。当西施把它放进嘴里时，已是香甜可口了。于是，他们把吃剩的残核种在地里，世世代代遗传了下来，变成了现在采摘的杨梅。

而另一种传说，则更久远。远古时代，余姚河姆渡人已在这块肥沃的故土上狩猎、劳作、繁衍生息。居住在东南方的一个叫娑陀的异族非常嫉妒河姆渡人，时不时来偷盗河姆渡人的稻谷和猎物，最终都被赶了回去。娑陀族人不甘心，想出一条毒

计。第二年春天，在河姆渡一带的山坡地上，长出一种小树苗。若干年后，树上长出一种青青的、圆圆的、有刺粒状的小圆果。到了春夏相交的五月天，果实渐渐由青而变成了红色，垂挂在绿色的树枝上。但是谁也不敢尝果。这时两个小女孩——一个叫杨、一个叫梅——相约来到果树下，杨看到这红里透亮的果子实在太诱人，伸手要摘果子吃，却被梅拦住：“姐，这种果子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叫不上，当心吃了有毒。”杨说：“就是因为没人尝过，我想先尝尝，如能吃，这不就增加了一种果子了吗？”梅听后觉得有道理，便说：“要吃我与你一起吃，有危险也应有我的一份。”就此两人背着父母大人，偷偷地摘下果子吃了起来。这一吃，就发现了这种果子又甜、又爽口、汁水又多，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果品，而且身体也没有异样。第二天，两人又来摘了一大堆果子拿回家，告诉家人这种果子可以吃，而且非常好吃，并当众吃给大家看。这一下就在河姆渡人中间传开了，大家都纷纷上山去摘着吃。为了褒扬杨和梅的勇敢，河姆渡人就把这种果子叫作杨梅。

这种被河姆渡人叫做杨梅的果子，正是娑陀人派人来暗暗播种下的。它在娑陀地域内是一种非常毒的毒果。那么，为什么到了河姆渡人居住的地方而成了一种人见人爱、香甜可口的果中佳品了呢？原来，杨梅到这里后，它的成熟期正好是春夏交季的五月，山间有种被称为“毛草”的植物正是吐穗扬花的时候，白色轻盈的花絮，随风飘到杨梅果上，解除了杨梅果中的一些毒素，使得杨梅成了美味果品。

除了绘声绘说的传说外，杨梅还与大禹治水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大禹跋山涉水，考察山川地形，带领人们疏通了“九河”，将洪水引入了大海，消除了水患。据传大禹治水来到会稽时，当地百姓曾用杨梅烧酒馈赠治水英雄，由于治水开凿沟渠大多是在春夏之交的梅雨天，治水人常因雨淋而生病，影响了疏导河流，正因为饮用了杨梅烧酒，就减少了疾病的滋生，故当地百姓有被冷雨淋后就吃杨梅烧酒的习俗，沿袭至今。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临川记（组诗）

□彭文斌

汤家山

这儿的时间静止于明朝
临川有梦，此处发端
只想枕着抚河
销声匿迹
任凭潮去不回，世间纷纭

多么温暖的家风：手香，体香，口香，心香
不断发酵众生的美
杜丽娘们替一个家族正名
爱，可以死去再活来
一行泪，灼热

那些目光在草蔓下与我对视
数百年只是泥土的一部分
有的已经进入身体
临川，临川，戏台上一挥水袖
热血与忠贞归来

文昌里

我在一坛酒里游历
酿自唐朝的酒，适宜饮于牡丹亭
也适宜将文昌桥的风共品

酒里有春风又绿江南
酒里有卧冰求鲤
酒里有姹紫嫣红看過
绣口间，一吐，尽是墨池遗韵

在文昌里，我愿是一只酒的容器
以横街、太平街、竹椅街为半径
以万寿宫、孝义桥、正觉寺架设经纬
装着临川行走

一场雨预期到来
无数蝴蝶组成我的身体
举杯，却是长袖蹁跹
唱不完千年

临汝书院

河流一直这样素颜
以白描之笔，记录每个子女
谁担负使命出走
击水千秋万里
谁沿着桑叶的脉络
做一只蚕
更多的人，生来注定是背景
比如，以《清明上河图》为家
活成一颗水滴

生命中总要抽出一日
安于临汝书院
向孔子问礼，向静默的临川故人鞠躬
那些芬芳以我为骨骼

共植一树葱郁
鸟鸣也在一代代传承
至于是方言，还是普通话
我无意翻译或者纠结
泮池桥上
莲花如期而至

重逢

植物还是二十多年前那般安静
照望楼下，有孩子在念
明月何时照我还
每一个字，开成一朵荷花

大宋，更像某个风雅的名词
可以是走在钟山下的毛驴
家国歇不动了，就留着诗书吧
可以是一剪春风
向南方邮寄
临川长着多少梦，叫王安石的梦
最为旖旎，最为心疼

女孩比我第一次来时更潮
在亭子里制造新鲜
抖音可曾见家国郁郁葱葱
几分相思，可有宋词？

一千年守在抚州，不变
白发里的青春，依然铿锵有声
唯有故乡，永远记得游子
满城齐吟：餐半山绝句当朝餐

在汤显祖纪念馆

明朝的临川，也有一群梁祝蝴蝶
他们被汤翁的笔墨喂养
一一取了名：杜丽娘、霍小玉、淳于棼、卢生
寻梦不悔，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至性，至情，成就中国爱神
一字一泪，一墨一乾坤
他写出一条抚河
写出一座城
最终把自己写成蝴蝶

刚正的脊梁，只为百姓弯曲
只为戏曲亦步亦趋
满眼的蝴蝶在飞，飞出河山壮丽
满纸的蝴蝶在飞，飞出
大地和海洋的高贵

你是我早该熟悉的人
你长在我们的骨子里，像擂鼓者
呐喊出人间最清澈的词语
然后，做一只蝴蝶
爱得干干净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

雨的味道

□徐益丰

四月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粗大的雨点儿落下来了，打在玻璃窗上叭叭直响，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无比宽大的珠帘，迷蒙蒙的一片。雨丝很长，很绵，像春天里空中飘浮的柳絮。雨水顺着房檐流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地连成了一条线，地上的水越积越多，汇成一条条小溪。

曾经被雨浇成落汤鸡，湿透了全身奔跑着去上学；也曾经被雨浇成落汤鸡，淋湿了全身在工地忙碌着，闻着雨的味道，仿佛令人愉悦、令人兴奋。

夜还是夜，雨还是雨，可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体悟。看，白天的雨叫人喜悦，寻找踩着水坑那份幼稚的童真；听，夜间的雨轻拨心弦，润泽了心灵深处遥远的记忆。

在雨天，我喜欢靠在窗户，坐在门

前，静静的听雨，听雨诉说着不一样的心事。撑把油纸伞，走进如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思绪一直飘落到迷蒙的远方。

走在四月的细雨中，飘飞的雨丝轻轻地拍打着全身，温柔的雨水一点点地落到心中，滴落到精神的深处，勾起淡淡乡愁。在宋末词人蒋捷《虞美人·听雨》词里，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词人从“听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通过时空的跳跃，依次推出了三幅“听雨”的画面，而将一生的悲欢歌哭渗透、融汇其中。

四月雨，冲走柳絮的幼嫩，让柳翠绿；四月雨，洗涤心灵的浮尘，让人心静。站在雨里，触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细细聆听，千万条琴弦弹出了千变万化的声音，似乎每一滴雨滴都在歌唱，唱着欢笑，唱给大地天空。

(浙江省作协会员)

丹青



作者介绍：刘彦勇，女，著名画家，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